

| 时光·表情 |

## 怪人吴老太

文/高淑霞

在街坊眼里，刚搬来不久的吴老太是个怪人。

嘿，看见没？吴老太带了个牙套！

什么牙套？

嗨，就跟我小孙女牙上的一样，亮晶晶钢丝掐成了小花，一朵朵贴在牙上，笑死人了。诶哟，六十多岁的人了，臭美什么啊？

癞子妈不光是议论，还专门等在楼门口，待吴老太出来，便嘻皮笑脸的凑过去，呲着两颗黄腻的龅牙问：她吴姨，你怎么还带个牙套呢？

吴老太笑道：想美啊！

吴老太总是干净利落脊梁挺的倍儿直从街边走过，那脸白皙明亮，手挎着老伴的胳膊。

吴老太还学画画，背上的画板包在阳光底下一晃一晃的，晃得树荫下的一帮老太太心里痒痒，舌头飞转。吴老太的今夕过往就从那些舌根底下

流淌出来……

唉，这老太也够惨的，当了一辈子孩子王，却没一个孩子。

谁说没有？她生过一个女儿，十几岁时死了！

死了，怎么死的？

唉，我也是听说，好像是车祸。

吴老太，猜到人们的议论，却从不解释。她退休后开始学画画，是因为女儿喜欢画画，女儿那张获奖作品《花儿灿烂》一直挂在她的床头。她喜欢背着画夹子和老伴去写生，当老伴端着相机四处拍照时，她就坐在山顶或大海边的礁石上一边在画布上涂抹颜料，一边和女儿喁喁私语。

每当吴老太手握画笔冥想远眺时，老伴就默默的坐下来，从不去打扰她。他知道吴老太又想起了那个暴雨肆虐的夜晚。

那天傍晚下起暴雨时，她正给高三学生上课。老伴在单位忙一项实验。十一岁的女儿

是在给她送伞的路上被车撞倒的。她和老伴赶到医院时，女儿已经停止了呼吸……她虽然哭的死去活来，还是忍住撕心裂肺的痛在捐献遗体的文件上签了字。她颤抖的手指救活了六个人，也让她感觉女儿还活在世上……

女儿走后，她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。她带出的高三毕业班，高考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。

女儿活着的时候很爱美，经常摆弄她的长发，一会儿盘成发髻，一会儿编成花辫。还向爸爸夸耀：妈妈是我班同学的妈妈中最漂亮的！所以她不能邋遢，必须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得体，她要让女儿在天堂里也为她感到自豪。

前些日子她牙痛，看完牙后，她问大夫：我的前牙有点外凸，牙缝也越来越大什么原因哪？

大夫说：岁数大了，牙龈开

始萎缩，时间长了会改变咀嚼功能，影响身体健康。

她问：有办法治吗？牙医说：可以用牙齿矫正器，俗称叫戴牙套。不过一般老年人不戴，她们不仅是怕花钱，是觉得老了不需要美了。她说：我做。

她带牙套不仅是为了美，还是为了健康。她要有一个好身体，她还要干一件大事。

两个月以后，街坊们又有了新的话题，——吴老太失踪了。癞子妈兴奋的跺脚，拦住吴家老头打探，吴家老头说，去西藏了！

吴老太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没人看见。消息又从癞子妈嘴里传了出来：吴老太夫妇用一辈子的积蓄，在西藏捐建了一所小学。他俩这是去学校当志愿者，要走很长时间。前段时间吴老太是去西藏打前站，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这次回来是接老伴的。

## 一杯水

文/周华诚

他用一杯水洗脸。

一杯水倒进脸盆里，只能覆盖盆底薄薄一层。他把脸盆倾斜着搁起，水就积成了一小洼。双手浸入水中，皮肤好像在汨汨吸水。手掌润湿了，双掌贴面，在脸上搓几把。最后，俯身，掬一把水扬到脸上他闭着眼睛，感受水的清凉与滋润。

为什么不用毛巾？如果用毛巾，盆底的水还不够给它吸走的。他用一杯水洗菜。把菜先理一理，一杯水慢慢地淋一遍，就算洗好了。洗过菜的水，用来刷锅。刷过锅的水，用来喂羊喂猪。

他用一杯水洗澡。淋浴？很多年前，他离开家乡好几千里，去昆明成都打工时才发现，洗澡是可以淋浴的，水洒开着，从头淋到脚。

在他们那儿，很多人并不洗

澡，盛夏酷热时，讲究的人才用半盆水擦擦身子。像他，擦过身子后，再用一杯水从头淋到脚，这是他的淋浴，一种奢侈的幸福。

在这里，水比油还珍贵。5个村庄，一只鸡、一头羊、几口人，每人每天用多少水，都是有指标的。

其他时间，就算把水龙头拧到最大限度，也流不出一滴水。

所以，每杯水他都要省着用。

他的家乡，叫民勤。你一定从电视、报纸、网络上知道这个地方吧？经常刮遍中华大地的特大沙尘暴，就是从这个地方起源的。甘肃民勤，是一块绿洲。在它的西面，是中国第三大沙漠，巴丹吉林沙漠；在它的东面，是中国第四大沙漠，腾格里沙漠。正是有这块绿洲的存在，两大沙漠才没有合并成

为规模更大的沙漠。

但，这个绿洲还是一年比一年缩小，沙漠每年迈进十几米，一点点吞噬着村庄和农田。这个县的孩子，高考都特别厉害。考上了好学校，就再也不用回来了。

村里几乎没有人知道，这个出门打工很多年、已经习惯城市生活的年轻人，为什么还会重新回到村庄。

他向村里承包了一块地。那块地，在他小时候还是个“蒿子滩”，大片的胡杨林到了秋天，风景很美。还有沙枣树、梭梭、红柳、白茨、枸杞、沙米，高高低低的树木和蒿草，孩子们都能进去捉迷藏。

现在那儿已经成了荒漠，连草都难生一根——刮一场风，草被吹走了。

他在网上，召集了许多志愿者。一年两次三次，一起到村庄里栽梭梭。梭梭是一种很贱的植物，栽下去后，只要给它一杯水，就能艰难地活下来。

记得第一株梭梭冒出绿芽时，他都忍不住哭了。

几年下来，荒漠上种活了10万棵梭梭。

扯太远了。我大老远地跑去采访他，看见他在院子里洗脸，用一杯水。他把脸盆倾斜着搁起，双手浸入，双掌润湿后在脸上搓几把，然后俯身掬一把水扬到脸上。

洗过脸的水，仍然是一杯。他说，这杯水，还可以浇活一棵梭梭。

我想，我们每个人，都可以在心里种一棵梭梭。然后，用省下来的那杯水，去浇它。

| 时光·印记 |

## 父亲的那件衣服

文/刘墉

父亲的东西从来不锁，除了那一个抽屉。

他不准人看，大家也不敢看。每个人都纳闷那里装的是什么，都希望父亲能把那东西遗忘。

直到有一天，父亲咳嗽得厉害，孩子们冲进卧室，扶起坐在地上满面泪痕的父亲，才看见开着的抽屉和那件整整齐齐的衬衫。

三十多年前，父亲常出差，每次出门前，母亲都会为他熨平衬衫，再一件件折好，放进旅行箱。母亲折衣服很小心，不但沿着衣服的缝线折，而且把每个扣子都扣上。

“不要那么马马虎虎，乱拿乱塞。脏了的放一边，没穿的放一边。穿的时候，别急，慢慢

把每一个扣子解开，轻轻抖一下，再穿，跟刚熨好的一样。”母亲总是一边为父亲装箱，一边唠叨：“别让外人以为你家里没老婆。”又嘟囔一句：“碰到年轻小姐，别太近了，小心口红弄到衣服上。不好洗，又惹我生气。”

“你少说几句好不好？”父亲常笑道：“你是天底下最体贴、又最多心的老婆。你呀！连折衣服，都有阴谋。”“不错！你要是小心弄脏了，偷偷洗干净，再让别的女人为你折，我啊，一眼就看得出来。”不过，母亲总会算着父亲出差的日子，多装一件衬衫，说：“多一件，备用。不是叫你晚一天回来！”

那一天，父亲没晚回来。冲

进家门，却晚了一步。父亲抱着母亲哭了一夜，又呆呆地坐了一天。然后起身，打开手提箱，捧出母亲多折的那件衬衫，放进抽屉，缓缓地、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不准开，不准动！”

当然，他自己除外。尤其最近，父亲常打开抽屉，抚摸那件衣服。

有一次小孙子伸手过去抓，老先生突然大吼一声，把孩子吓哭了。为这事，儿子还跟媳妇吵了一架：“爸爸当然疼孙子，但是那件衣服不一样，谁都不准碰！”

可是，今天，父亲居然指指那个抽屉，又看看儿子，点了点头。儿子小心地把衣服捧出来，放在床边，把扣子一个个解

开。三十多年，白衬衫已经黄了，尤其折在下面的那一段。

儿子迟疑了一下。父亲突然吹出一口气：“打开！穿上！”衣服打开了，儿子把父亲抱起来，坐直，由女儿撑起一只袖子，给老人套上。

“等等！”女儿的手停了一下，低头细看，小心地拈起一根乌黑乌黑的长发：“妈妈的！”

老人的眼睛睁大了，发出少有的光芒，居然举起已经紫黑的手，把头发接过。

当衬衫的扣子扣好时，儿子低声说：“爸已经去了！”

女儿把老人的两只手放到胸前，那手里紧握着，是一根乌溜溜的长发。

| 时光·物语 |



当老伴端着相机四处拍照时，她就坐在山顶或大海边的礁石上一边在画布上涂抹颜料，一边和女儿喁喁私语。



洗过脸的水，仍然是一杯。他说，这杯水，还可以浇活一棵梭梭。



女儿把老人的两只手放到胸前，那手里紧握着，是一根乌溜溜的长发。